

# 大漠胡杨飞天梦

■马誉轲

锁定了甘肃与内蒙古交界的额济纳地区，作为新中国第一个陆上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筹建地。为了给这个“国字号工程”让路，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亲自出面做工作，额济纳旗“三易旗府”，世代生息繁衍在这里的牧民们赶着羊群、骆驼和勒勒车，远离家园，搬迁到距靶场140公里以外的沙漠腹地。虽然故土难离，牧民们却没一句怨言。

参与靶场初建的是原解放军第20兵团，也就是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创造过“奇袭白虎团”光辉战例的那支英雄部队。同时开进大漠的还有铁道兵、工程兵、通信兵和汽车运输部队，号称9路大军，10万人马，挺进大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开辟中国人的“两弹一星”梦。

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部队一进入施工场，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千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的荒漠地带，官兵们“蓝天做帐地当床，黑河边上扎营房。三块石头架起锅，干菜盐巴当口粮。”施工连队的战士们昼夜苦干，石粉飞扬，手掌都裂开了口子。棉衣穿上个把月，就磨得破烂不堪。但官兵们始终斗志昂扬。有一位战士在日记本上写道：“天气再冷，冻不住我们的热心；岩石再硬，硬不过我们的双手。”修铁路的铁道兵也遇到了风沙肆虐的挑战，头一天运来的钢轨和枕木，第二天全不见了。线路铺好了，一不留神路轨就被沙子埋没。除了风沙威胁，用水也是难题。部队规定每人每天一盆水，官兵们两三个月都洗不上一次澡。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困难，大家吃的主要是“土豆干、萝卜干、白菜干”和少量肉罐头。官兵忍饥挨饿，营养不良，有的落下严重残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2年零4个月，一个个星罗棋布的点号——发射阵地、技术厂房、通讯设施、指挥机关、生活区……奇迹般地矗立在茫茫荒漠戈壁滩上。所有工程项目质量都在良好以上，提前3年完成了预定任务。

在纪念馆里，我看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一段谈话录像，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在哈尔滨出差的他，突然接到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陈赓大将的邀请。陈赓大将非常严肃地问他：“你说中国人能不能造导弹？”钱学森说当时他正因苏联专家撤离憋着一口气，听陈赓大将这样问，就答道：“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一定能！”陈赓大将高兴地说：“好！我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纪念馆里，一本一本的手抄公式、发射流程笔记，告诉我在那个没有计算机的年代，复杂庞大的导弹试验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和基地官兵，一手拿镐，一手握笔完成的。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用自己研制的燃料，用自己的技术力量，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我国第一枚地地导弹、中近程导弹、原子弹、导弹核武器送上了天。

在纪念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厅”，我的思绪又回到48年前，那时候我还是小学5年级的学生。一上午我们都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围坐在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前，一遍遍地收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新华社消息：“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173公斤……”那几天里，家乡大街小巷的广播里都回荡着卫星传送的《东方红》乐曲，人们纷纷奔走相告着。这次我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了解到，那时住在戈壁滩上的雷达测量站官兵，20多人住在一顶帐篷里，人挨人，翻身都要一起行动。在露天环境下吃饭，风沙一个劲儿往嘴里灌。聂荣臻、钱学森等前辈与官兵一起迎风斗沙，风餐露宿。他们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呕心沥血，谱写出一曲曲中国人的志气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进步，基地各方面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工作性质原因，进行科学实验仍然要付出难以想象的辛苦。多少个白天和夜晚，基地官兵身穿防护服，戴着大口罩，在灼热的阳光下，一投入工作即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也不能解大小便。为了完成试验任务，他们有家难回，亲人有病甚至离去都不能回家看一眼……

进入90年代，中国载人航天摆上了国防科技事业的议事日程。这又是一场硬仗！在亘古荒凉的沙漠戈壁滩上完成这一任务，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在那3年多时间里，工程建设者们向

联专家撤离憋着一口气，听陈赓大将这样问，就答道：“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一定能！”陈赓大将高兴地说：“好！我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纪念馆里，一本一本的手抄公式、发射流程笔记，告诉我在那个没有计算机的年代，复杂庞大的导弹试验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和基地官兵，一手拿镐，一手握笔完成的。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用自己研制的燃料，用自己的技术力量，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我国第一枚地地导弹、中近程导弹、原子弹、导弹核武器送上了天。

难忘2003年10月16日清晨6时，“神舟五号”飞船成功降落在内蒙古中部草原，我国第一位飞上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顺利出舱；2005年10月12日，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风雪出征；2008年9月25日，航天员翟志刚漫步太空……我这次到基地的第二天上午，正逢“遥感三十二号”01组卫星发射升空。想当初，一颗卫星发射成功，举国上下沸腾欢庆，《人民日报》刊发“号外”。如今，一箭双星或者多星发射成功，都只是刊出一条简讯而已。

经过60年艰苦奋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春有绿，夏有花，秋有果，冬有暖气；出行有火车、汽车和飞机。昔日的茫茫戈壁已变成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在发射中心以北不远处的一片绿荫里，还有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东风革命烈士陵园，那里耸立着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写碑名的纪念碑，上面写着：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烈士陵园内埋有600多名自基地建设以来牺牲、病故的先辈和官兵，上至共和国元帅、开国将军，下到普通士兵、职工家属，依次安眠在那里……

“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我又想起了胡杨的精神品格。我们英雄的航天人，不正是生长在大漠戈壁上的那一棵棵胡杨吗！

深秋时节，大漠深处的胡杨披着锦袍，在璀璨的阳光照射下，发出红似火焰，灿若朝霞的光芒。我行走在大片大片的胡杨间，如同穿越长长的时光隧道，眼前是一派苍茫雄浑的气象。壮哉，胡杨！壮哉，英雄的航天人！

一个人离故乡越远，他的心离故乡越近。其实我走得并不远，乘上车，几个小时就能回到那里。

初冬，我赶到故乡营口讲课。夜里我在一个幽静恬淡的镇子里穿过，浮躁的内心一下子便沉淀下来。离开的时候，车子缓缓穿越一片丘陵，不时有几簇杂树闪现出来。后来，闪出了一轮夕阳。它洁白、清朗，静静地挂在田埂的上头，看上去更像一轮月。在其中，有一两头牛安静地嚼着干草。小时候，这样的情景常常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带着两个弟弟，走在冬阳下的乡间，一路上饿着肚子，一边背诵课堂上学来的诗句，远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冬阳的暖意是很容易被风抄走的。实在冷了，我会带着弟弟面对阳光，在草垛下安稳一会儿，等脸上和胸脯晒热了再赶路。有一次我试探着把手抚在牛身上，发现那上面是很热的。牛的嘴巴嚼着干草，身子一动不动，它晒热了我那双冰凉的手。

这是哪年冬天的事情，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那时候弟弟们很小，奶奶还活着，妈妈做老师，爸爸经营着一个旅行社。我呢，读着《水浒传》，惆怅地看着冬日灰白的天空，预想着自己的将来。

爸爸的小旅行社好时坏，妈妈也把精力牵扯进来。一年冬天，妈妈陪爸爸去四平，购买什么东西记不得了，为了生意上的或是想翻修一段围墙吧。早上出去的或是下午回来。我们三兄弟度过了快乐的上午。冬阳一偏西，他们还没回来，我们便不安起来。我想到几天前的车祸，心里焦虑起来。熬了很长时间，我几乎确定他们出了意外。不过还是安慰两个弟弟，说他们在路上了，一定翻过东边公路的陡坡了，再有10分钟就到家了。最小的弟弟几次出去张望，都垂头丧气地回来。两个10分钟过去以后，我们兄弟3个同时跑出屋子，站在院子里，准备一直等下去了。我返身回去，给两个弟弟取来帽子和手套。冬阳再也无法温暖我们冰冷的预感。我开始设想着如何带大两个弟弟，把最小的弟弟送给姥姥家寄养更好些……我的计划刚刚成型，爸爸妈妈蹬着自行车在公路上露头了。“刷”的，我撕烂了那张完美却悲惨的“图纸”。冬阳重新灿烂起来，烘烤着全家人冰凉的脸。

还有一个冬天，奶奶大概跟妈妈不愉快了，执意要去伯父家过年。我扑开门追出去，在一片林子外面追上奶奶。我站在奶奶面前哭了，不让她走。奶奶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 冬阳暖暖照故乡

■薛涛

一个人离故乡越远，他的心离故乡越近。其实我走得并不远，乘上车，几个小时就能回到那里。

初冬，我赶到故乡营口讲课。夜里我在一个幽静恬淡的镇子里穿过，浮躁的内心一下子便沉淀下来。离开的时候，车子缓缓穿越一片丘陵，不时有几簇杂树闪现出来。后来，闪出了一轮夕阳。它洁白、清朗，静静地挂在田埂的上头，看上去更像一轮月。在其中，有一两头牛安静地嚼着干草。小时候，这样的情景常常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带着两个弟弟，走在冬阳下的乡间，一路上饿着肚子，一边背诵课堂上学来的诗句，远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冬阳的暖意是很容易被风抄走的。实在冷了，我会带着弟弟面对阳光，在草垛下安稳一会儿，等脸上和胸脯晒热了再赶路。有一次我试探着把手抚在牛身上，发现那上面是很热的。牛的嘴巴嚼着干草，身子一动不动，它晒热了我那双冰凉的手。

这是哪年冬天的事情，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那时候弟弟们很小，奶奶还活着，妈妈做老师，爸爸经营着一个旅行社。我呢，读着《水浒传》，惆怅地看着冬日灰白的天空，预想着自己的将来。

爸爸的小旅行社好时坏，妈妈也把精力牵扯进来。一年冬天，妈妈陪爸爸去四平，购买什么东西记不得了，为了生意上的或是想翻修一段围墙吧。早上出去的或是下午回来。我们三兄弟度过了快乐的上午。冬阳一偏西，他们还没回来，我们便不安起来。我想到几天前的车祸，心里焦虑起来。熬了很长时间，我几乎确定他们出了意外。不过还是安慰两个弟弟，说他们在路上了，一定翻过东边公路的陡坡了，再有10分钟就到家了。最小的弟弟几次出去张望，都垂头丧气地回来。两个10分钟过去以后，我们兄弟3个同时跑出屋子，站在院子里，准备一直等下去了。我返身回去，给两个弟弟取来帽子和手套。冬阳再也无法温暖我们冰冷的预感。我开始设想着如何带大两个弟弟，把最小的弟弟送给姥姥家寄养更好些……我的计划刚刚成型，爸爸妈妈蹬着自行车在公路上露头了。“刷”的，我撕烂了那张完美却悲惨的“图纸”。冬阳重新灿烂起来，烘烤着全家人冰凉的脸。

还有一个冬天，奶奶大概跟妈妈不愉快了，执意要去伯父家过年。我扑开门追出去，在一片林子外面追上奶奶。我站在奶奶面前哭了，不让她走。奶奶

更期盼，第二天冬阳继续照耀故乡。

也哭了，让我过几天去伯父家吃猪肉。记不住为什么了，那年我好像没有去伯父家吃肉。春天的时候，爸爸妈妈去伯父家接奶奶。奶奶回来了，脸色红扑扑的，胖了。我的两个弟弟高兴得也脸色红扑扑的。我呢，一个劲儿问她为什么才回来。奶奶说这三个孙子啦。全家都高兴起来。

后来，小旅行社经营惨淡，爸爸关闭了它。营口的两个伯父帮我们搬到了辽南，奶奶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前天晚上我梦见奶奶的耳朵聋了，醒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是做梦，心里还是阴郁着：在梦里，奶奶耳朵聋了，可毕竟是活着的。奶奶离开我们已经6年了，她埋在故乡的一片林子外面。在那里，她天天能看见淡白清朗的冬阳。

“天气预报”说，明天将有一场大风雪遍布辽宁。期盼这场大风雪把我和故乡连成一片，期盼大雪能在奶奶身上盖厚厚的大被。她暖和了，我就不冷了。

更期盼，第二天冬阳继续照耀故乡。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 拓荒之路

■桂兴华

中国所有的路  
都检验了那一年的历史性拓荒  
你起步的一瞬间  
使一个个小岗村从此结束了荒凉

那年月的“捷报”连着“捷报”  
锣鼓连着锣鼓，口号连着口号  
游行的队伍还是拐不出  
弯弯的胡同、窄窄的弄堂  
往这边走，还是往那边走  
广场上一处处积水，一程程泥泞  
亿万颗心，想不到前面  
还会有新的“腊子口”要闯

面对久违的你  
首都，刹那间拍红了手掌  
纪念碑里，一双双不眠的眼睛  
也按捺不住  
每个角落都掀起，问候的声浪  
你的目光凝聚全民族的眼神  
率先探索，掩盖在尘烟里的  
漫漫前方

打开一部突围史  
才会惊叹一种宽广  
拓荒就是盘活，豁然开朗

一步步让遥远缩短  
时间和空间，在一次次换挡

经济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多少年被埋在深深的荒地  
全靠你啊，第一个顶着  
漫天暴风雪  
挖出了这颗，种子中的种子  
并把它撒向应该开花的地方  
谁抢先播种  
谁就揭开了，泥泞背面的隐藏

深南大道、浦东大道、乡村大道  
解放了多少吞吐量啊  
一阵阵好风翻过  
每一页，都万花攒动

有了你，才有了一杯杯茶水  
都溢香的新时代  
有了你啊，才有了一款款手机  
与清风赛跑  
每一次刷新都听见  
新开发的时间表  
在履历深处一段段，清除尘埃  
深夜的屏障，被一道道推开

你竖起醒目的路标  
你变成轻捷的小鸟  
你倾听每一朵浪花  
每片小区、每个家庭、每颗心灵  
一起从野草中  
拓出美丽的树之林、花之海

奋进的你，在新的大道上  
铿锵迈步  
思想攀上新海拔  
走在最前列的你，体格更加魁梧  
这条路的心跳，将更加有力  
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花团锦簇  
你的前面啊，是更加精彩的开幕



胡杨（油画）

骆根兴作



# 长征

第4371期

# 我的海魂衫

■刘俊科

着“海魂”的意义。海魂衫不是一个品牌，但因它彰显着大海的品质，便成了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它既是一种精神符号，也是一种感情象征；像它的名字，既赋予生命以魂魄，又赋予大海以生命。但是，只有和大海有了亲密接触之后，它才能借以身穿它的人，把大海的秉性不动声色地传递给世界。

当年一个水兵着海魂衫的时候，那包裹其中的青春肌体，总是充满着雄性的热烈。而当一个海魂衫方队出现时，那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就是一片青春的海浪了。动起来，那方队就是涌动的潮水；静下来，就又变成宁静的海湾。

想起历次国庆阅兵中的水兵方队。他们在烈日下训练，阳光赐予他们最厚

重的礼物，便是把海魂衫“印”在他们的皮肤上。那一道明，一道暗的印记，吸引了许多摄影记者和画家的眼睛。仿佛大海就在水兵的前胸后背上了，而水兵们面对着那些艺术化了的身影，也只是憨憨一笑。每当水兵方队通过天安门前的时候，总能引来异常热烈的掌声，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水兵是作为“大海之魂”而来的缘故吧。那气势，就是排山倒海。当然，其中还有一份飘逸与诗意，就看你是不是看得懂了。

因工作原因，我几乎跑遍了各潜艇支队。自从离开部队以后，每每想起来，我就“富有”得想哭。曾经的一些学员，有的已经成为艇上指挥员或战斗员，毕业时，他们之间的那种依依不舍历历在目。因为哭，也因为当胸的那一拳。有